

痞子蔡

解 寄生

蔡智恒 / 著

十根烟的时间

穿透每个人的爱情梦想

十根烟的白雾

化成爱情梦想的真实形状

知識出版社



蔡智恒

m i s t l e t o e

槲寄生

知識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字：01 - 2003 - 628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懈寄生/蔡智恒著. -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9

(蔡智恒全集)

ISBN 7 - 5015 - 3949 - 9

I. 懈… II. 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1177 号

策 划 人：张高里

责任编辑：于淑敏 李 任

责任印制：张新民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8.625 字数：182 千字

—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0 册

ISBN 7 - 5015 - 3949 - 9/1·329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檪寄生》
再版寄语大陆读者

蔡智恒

“如果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还有欲盖弥彰欲拒还迎欲说还羞的强说愁的矫情，那么到了《檪寄生》笔触就平缓成熟了许多。”

这是一个大陆读者给我的话。透过电子邮件，穿过台湾海峡，安静躺在我的信箱里。我打开信件时，文字还是温热的。虽然类似的信件我已收过不下数千封，但每次读信时总能轻易感受到温暖。

在网络上连载《檪寄生》时，我心里一直担心：大陆的朋友会怎样看待这个很台湾化的故事？又会怎样看待那个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痞子蔡之后的作品？所幸他们普遍都能理解这个故事，也不吝惜再给我鼓励。

“你还是我所熟悉的痞子蔡，只不过你似乎长大了。”这是很多大陆朋友下的结论。我很庆幸能受到期待与喜欢，更庆幸即使在我因力有未逮而无法

更上一层楼时，仍能受到包容。我知道在写作的路上，我还是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我也知道若坚持自己的姿势走完全程，将会身心俱疲。但当我起了怀疑迷惑不安疲惫的念头时，我就会想起一位大陆朋友的话：“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有多遥远。”

如今《榭寄生》终于再版了，我怎能不去感谢这些看着我长大的大陆朋友们呢？虽然我再重看《榭寄生》时，觉得有一些地方我应该要写得更好更细腻，但这仍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作品。还有些地方因为简、繁体字之间的转换而产生争议，或是榭与榭之争，这些细节都被热心的大陆朋友指正与教导。而当我背负无形的压力，以至于觉得创作就像是一个人去攀爬喜马拉雅山而不带氧气筒时，我却适时地收到另一封信：

“痞子蔡，你一定要坚持登上喜马拉雅山。当你感到呼吸困难时，请想想那些一直在山下守候着你的人，也许他们能带给你一些氧气。”

简、繁体字会受限于计算机的中文编码方式，但我与大陆朋友之间的交流，却不曾受到海峡的阻隔。我也盼望我的感激，经过海风吹拂之后，传达到他们手中时，也是温热的。

蔡智恒

2003年9月于台湾成功大学



为什么是“櫛寄生”，而不是“櫛寄生”？



为什么是“槲寄生”，而不是“槲寄生”？

我写任何小说，无论长篇短篇，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 ——

一定要先决定篇名，才能写下小说内文的第一个字。

如果篇名未定，即使累积再多的写作欲望，也无法动笔。

就像需要导火线才能引爆炸药一样，我需要篇名来引爆我的写作。

写完《爱尔兰咖啡》后，我拿到了博士学位。

虽然还是留在学校工作，但生活的重心开始转移。

而写作的念头，偶尔会像白云，在脑中打转，忽聚忽散。

当它们似乎凝聚成云海时，我伸手一抓，只留下满手沁凉，

没捕捉到任何文字。

直到去年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爬山，脑中的云才有办法化为纸上的字。

当时我们看见一棵高约七公尺的树，树枝上长着鸟巢似的东西。

我大学同学的波兰老婆突然很兴奋，然后拉着她老公躲在旁边亲亲。

我瞄到了。

“What’s that?” 我问。

“Come on, man... That’s a kiss. OK?” 她说。

我指着那团鸟巢，再问一次：“What’s that?”

“Oh... That’s a mistletoe.” “Chinese name?”

她摇摇头，说回家后再告诉我。

于是她开始说起关于槲寄生的传说，还有槲寄生对她们西方人的意义，

又说她以前只在圣诞树上看到槲寄生，从未在野外看过。

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同时，嘴角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且深情地望着她老公。

“我现在好幸福喔！而且也将一直幸福下去。”

她的结论是这样，然后又吻了她的老公。

在我脑中飘浮的云海瞬间凝固，沉淀于心底。

几天后，我收到 E-mail，她写的是：“槲寄生”。

我决定要以“槲寄生”为火苗，燃烧我心中累积的写作柴薪。

我开始收集关于槲寄生或是 mistletoe 的资料，

我发觉，对于 mistletoe 而言，竟有“槲寄生”和“槲寄生”两种解释。

“槲”和“槲”是两种不同的植物，而且也更有象征的意义。

那么“槲寄生”和“槲寄生”应该也是不同的植物吧？

我就教于身边略懂植物的人，并持续翻阅书籍和辞典。

也许两者通用，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有一种是误用。

但到底哪种是误用，我并不清楚。

又想起我大学同学的波兰老婆，还有她寄来的信。

她说她是由英汉字典中查出“槲寄生”的。

她来自波兰农村，一个人嫁到台湾，应该是个勇敢的人。

我以前的英文老师说，勇敢的人特别会查英汉字典。

所以我决定尊重这勇敢的波兰女孩，毕竟是她提供给我的创作的火苗。

在敲下《槲寄生》这篇小说的第一个字时，我突然想到：

槲寄生槲寄生……胡寄生？

又何必要寄生呢？

槲寄生槲寄生……谢寄生？

懂得感谢寄生的植物，应该是对的吧，



于是我放任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完成 12 万字的旅行。

在《槲寄生》出版成书前，我已在网络上完成《槲寄生》的连载。

从连载的过程到出书后这段时间，不断有热心而认真的读者询问：

为什么是“槲寄生”，而不是“榲寄生”？

身为这篇小说的作者，因为不能提供读者完整的答案，我觉得汗颜。

只怪我念的是水利工程，并不熟悉植物学。

我只能安慰自己，同时也希望读者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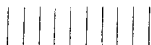
这是一篇小说，而不是植物百科全书。

2001 年 12 月圣诞节前





懈寄生・序



正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样，如果你问我：
这篇十二万字的《懈寄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然后回答你：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
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
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然后坐在计算机前，
自言自语。

这种写作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
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我还是不知道。

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
便写了《爱尔兰咖啡》一样，对于《懈寄生》最原始的写作欲望，
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偶然看到懈寄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懈寄生。

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懈寄生》。
那阵子，白天写写程序，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动笔写。
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
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增添何种变数。

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
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
那都是我的本分。
我总觉得要把分内的事做好，才能考虑其他。

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所谓的“过去”，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从台北到台南。于是《檪寄生》的时间背景，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

我已经无法记得，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我也记不得，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像逃难似的，跳上火车。我只记得，我想了很多很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没有想过，当初这段际遇，会成为《檪寄生》的开头。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不必化为文字。如果真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那么我很想知道，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只知道，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想起国二的事。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姓刘。

“同学们，这堂是作文课，你们开始作文吧。”

她说完后，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开始看书。

“老师，作文题目是什么？”

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

“你们写自己的文章……”老师笑了笑，“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

“那老师……”那位同学又继续问，

“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抒情文？”

刘老师放下书本，站起身：



“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你们到台北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

老师又笑了笑：

“你想，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呢？”

“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

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过了十几年，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意义。

老师，谢谢您。

如果你最后问我：

《懈寄生》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

我会先退后三步（因为我怕你会打我），

然后告诉你：我不知道。

就像一个疲惫的人，下了班，淋到雨，打开家门时，

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

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那场雨、那碗面、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

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支烟 013 第二支烟 019 第三支烟 025

第四支烟 033

第五支烟 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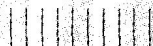
第六支烟 081

第七支烟 115

第八支烟 153

第九支烟 191

第十支烟 229



“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出租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
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

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包括我的，茎的，还有明菁的。

“165 元，新年快乐。”

“喔？……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警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 1949 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